

前 夜

戴萬葉著

亞東圖書館印行



版 所 權 有

前 夜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
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六版

著 者	戴 萬 葉
發 行 者	亞 東 圖 書 館
發 行 所	上海虞洽卿路四七五弄六號 亞 東 圖 書 館
分 售 處	各省各大書店
實 價	一 元 一 角

那時，我還是一個大學生，盡日沉迷在爛漫的痛楚的夢幻裏。那是一種綠色的殘夢，好像黯淡的林裏的一縷綠煙，那樣的空靈，那樣的悵鬱。我的年青的負傷的靈魂，就在這綠夢裏昏迷着，傷心着，好像暮林裏的杜鵑一般。

大學的生活，實在太無聊了，尤其是我們這班讀文科的。一切的書籍都沒有教我們怎樣去生活，怎樣才能達到美的生活。牠們只是騙我們去做夢，——崇高的詩人的幻想！教授們亦極其可憐，他們不是天字第一號的飯桶，就是可以師表萬世的蠢魚。我記得，我們嘗把飯桶教授和蠢魚教授列成一張

表，高貼在宿舍的門前；觀衆的嘩笑聲和痛快的叫喊，真會把那灰色的建築物震陷了！還有一次，我們因為痛恨一個教莎士比亞戲劇的教授，他是一個美國式的牧師，他生得很醜，五短的身材和長長的馬臉，臉上綴着紅豆般的小瘡疣，看來好像瘋癲的樣子。他常常在課室裏饕餮着女生的秀色，口涎幾乎從他的合不攏的嘴唇流了出來。我們便如實地把他畫了一個肖像，我的摯友張鯤，他是一個狂放而有天才的青年，他在上面題着曼殊的句子，道：

『自是神仙淪小謫，

不須惆悵憶芳容。』

這樣地我們拿到他的臥房門口貼着。雖然後來我們被舍監和主任之類痛斥一番，記了幾次理應的過，但是我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，痛快！

可是青年人只喜歡爛漫的反抗，而且不能澈底，尤其是中國那時的青

原 书 缺 页

原 书 缺 页

髮一般。週遭的景物，被迷茫的暮靄所籠住，如一幅空靈的圖畫。那是一種何等美麗的憧憬啊！在這樣的憧憬裏，我有時也許會憶起許多夢痕一般的往事。但是，那不過是一種真切的而又模糊的，美麗的而又痛苦的印象罷了。

我那時是在D大學讀書。D大學位於T市的中心，四圍都環繞着繁華的街市。距大學約莫五六里路遠，有一座美麗而清幽的村市，牠的名字叫做東村。牠的週遭都被濃綠的樹色緊緊地簇住了；中間擺列着許多紅牆翠瓦的洋樓，時有窗幔在樹陰裏隱隱地閃着白色的影子。破壞秩序的禮拜堂的尖頂，高高地刺入微雲的天空。要是你走到那村市裏面去，你一定會忘記那是我們中國的地方了。

當月兒展開她的詩的幻想的翼膀，在一碧無垠的夜空中漫遊着的時候，她的銀白色的潔光籠住了整個的村市，渲染上無數的爛漫的幻影。一層柔和

的，空濛的薄霧在月光中滋長着。霧裏透出一縷縷的燈光，無力地降服在潔光之下。遠處的M河。無聲地流着，浮泛着烟燦的練波，好像向這村市奔湊了來，自告奮勇地願作牠的輕靈的舞衣的紗帶。飄渺的鋼琴聲輕裊着，有時離着三兩陣短促的船笛的聲音。……

我常到這村市近旁的一個土岡上癡立着，欣賞着這夏夜的迷離的景色。從土岡通到村市的槐花路，兩旁夾着許多槐樹，噴出沉醉的花香，薰蒸着樹影裏喁喁細語的情人們。當我走過這路的時候，我每爲濃烈的槐香所沉醉了。我的茫漠的心情，亦和着這濃香交織着愁悶之網。

有一晚，我帶着沉重的心鬱走到這路的末端的一個小庭園前面，疏落的竹籬網着牽牛藤，籬邊的蟋蟀唱着鏗鏘的歌調。我呆立着，無意識地凝視着籬裏的閃着綠光的屋頂。晚風在夜色的氤氳裏飄蕩着。

忽然，有一個聲音叫道：

『Mr. 趙，你怎會跑到這兒來呢？找我來嗎？』

我真的給這聲音嚇了一跳！

一個時髦的少年，只穿着一件白絲的內衣和一條短袴，戴着一副黑框的克力克眼鏡，從籬門走出來了。他的手杖不停地擺動着。那全是一個西洋化的青年的舉動。我一看見立刻就知道他是我的同學陳飛翰君了。

『啊，Mr. 陳，你甚麼時候住在這裏呢？我是萬料不到的。你沒有回家去嗎？』

『沒有，回家有甚麼意思？』他握着我的手，說道。『你亦沒有回家去嗎？那真好，我可多了一個伴侶了。』

『自然，再好亦沒有了。但是，你住在這屋子裏嗎？』我問。

『是的，住在這裏，主人是我的親戚。』

『甚麼……？』他不等我說完了話，便拉我進庭園裏去。

我們坐在花陰下的石凳上，扶疏的花影洒上我們的衣裳。他從褲袋裏摸出一個金光燦朗的烟盒，讓我吸煙。他的一舉一動，都好像能够表示出他是一個極活潑而極快樂的人。是的，青年人有那一個不活潑而且快樂呢，除了像我這樣鏤滿着心的傷痕的人之外？

『我多麼高興呀，無意間碰到了你。』他噴着嘴裏的烟說。

『是的，我亦覺得快樂。』

於是我們亂七八糟地談着。閒談好像天上的行雲，任意地飄蕩着在無垠的天宇裏。不知在甚麼時候，我們的談話已轉到留學的問題去了。忽又談到法國的文學，法國的女人，法國的夏夜的情調。我們談得高興而且真切，好

像明天就可以首途前往法國留學去的樣子。我們已經像十年的老友一般了。……其實我那時同他雖然是同學，在學校裏却不很高興他，因為他太過『模範化』了。也許是溫柔的夏夜，甜蜜的花香，把我的日日的孤癖的情性融化了。也許是我的沉重的心境，寂寞的情懷，教我較易和人家親近。但是，說亦奇怪，那夜我的確地覺得陳君有點可愛。他的活潑的舉動，他的樂天的談話，都很有趣，都能够破我的積鬱的愁心。

我們的談興正濃時，在夜氣氤氳的空氣裏，忽然傳來一個清脆的女子的聲音，叫道：

『飛哥，你在那兒呀？媽媽叫你睡覺去！』

『這裏呀！』陳君答着，站了起來，微笑對我說道：『你有錶嗎？』

『沒有，夜怕很深了。』我亦站將起來。

『不會罷，請到裏面喝了茶再回去。我的親戚是個好客的人。』

『媽說：十一點了，還不回屋裏睡……！』一個活潑的白衣女郎，約莫十六七歲的樣子，從花徑那邊如梭般穿將過來，好像一隻銀色的夜鷗。後面有一隻鬆毛小狗跟着。她瞪開着大眼睛望着我，話亦停止了。在月下，我只看見她的晶瑩的大眼睛，和富有肉感的微開着的嘴唇而已。

『甚麼？已經十一點了嗎？快得很！』陳飛翰君轉向我說，『Mr. 趙，你可不能回學校去了，校門不是上了鎖了嗎？今夜在這裏睡覺罷，不要緊的。好嗎？怎麼呆呆地一聲亦不響！』

他不由我分說，便拉着我走向屋裏去。白衣的女子在後面默默地跟着。草芒凝着露光，蟲聲更加喧鬧，的確夜已深了。我們的身子都浸着在月色的嫩涼裏。

陳君很高興地一邊走着，一邊吹嘯。我却靜靜地聽着背後的輕脆的足音。……

我被陳君引上樓去，走到露台上。露台好像浴在迷茫的光波中，浮在浩瀚的蟲聲裏。傍短欄擺着一張藤几，圍着三張藤椅子，月色在几上和椅屏畫着一條白線。

我們對面地坐下來。陳君仍繼續地吹嘯着。我望一望樓外夢幻一般的樹林和夜空裏瞌睡着的禮拜堂的尖頂；又閉了眼睛細細地享受着奇幻的夏夜的沉醉。一種超乎哀樂之外的情緒，瀰漫了我的心。

在恍惚濛糊間，我又聽到那剛才一樣輕脆的足音了。我張開了眼睛，看見那個在園裏用悅耳的高音叫『飛哥』的女子，端着一碟冰凍的荔枝走出露台來，活潑而帶有點嬌羞的態度。她把荔枝放在几上，臉向着陳君說道：

『飛哥，這是媽媽叫我送來的。』她轉過身子，一溜煙跑了。

『姑母還沒睡覺麼？』陳君向她的去影問。

『就睡了。她今晚有點頭痛，不能夠出來陪你們說話，她說。』她的音
樂一般的聲音，和她的活潑的背影一同消逝去。

陳君笑着臉，讓我吃荔枝。鮮嫩的荔枝香，沁透了人的靈魂。

『飛哥，你來！』又是那種迷人的聲音，從裏面傳到露台來。

『甚麼？』陳君笑着說。『有甚麼事情？』

『快來呀！』

陳君放下手裏的剛剝了一半的荔枝，走進樓裏去。接着傳來一陣唧唧的
聲音，忽然陳君又嘩然大笑起來。

我呆瞪瞪放在几上的鮮麗的荔枝，暗地裏懷疑着他們在說我。我不會太

不講禮麼？我可做錯了事情麼？

嘩笑聲已來到我的身旁了。我抬起頭來。陳君拉着那白衣的少女，走到露台裏，一面笑，一面說道：

『怕甚麼？怕甚麼？不要假怕人罷！』

那少女擺脫了手，忍着笑臉，掠着亂披到雙頰間的短髮，半羞半惱地瞪着陳君一眼。

我站起來讓坐。陳君仍帶笑地爲我介紹道：

『這是我的女小主人，她是一個女詩人，女音樂家。』

她急得跺着腳罵道：

『你瘋了嗎？誰說的，誰說的！誰說我是……？』

陳君大笑起來。於是我們都坐下。不知爲着甚麼，我的心忐忑忐忑地響

着，有點偏促不安。

『怎麼不說話了呢？有甚麼關於尸的，死的問題，提出來請教你所敬仰的趙大作家呀！』陳君對她說着，又笑將起來。

陳君的玩笑太難堪了。她漲紅着臉龐，站起來向我輕點着頭，又一溜烟走了。

陳君假裝抱怨地說道：

『你又怨我不同你介紹，介紹來着，你又不說話，真是！』

我那時很想詳細地問陳君關於她的一切，但是我又覺得有點難以開口。

我只是暗地裏怪他太糊塗。真的，那裏有人把他的女友介紹給一個朋友，像他的那樣開玩笑的介紹法呢？連她的名字亦沒有告訴我！

二

第二天的早晨，當東方才放出一抹軟紅的時候，我已經起身了。全屋裏仍縈着沉酣的夢痕。我穿了白竹紗的大襟衫和白嗶嘰的西裝袴，臉亦沒洗，口亦沒漱，靜悄悄地走下樓來。我因為一夜不能安眠，擾起了心頭的無限悵惘。我在曉色初開的庭園裏散步着。夜痕好像感到幻滅的悲哀，在草樹的葉兒上灑滿了淒涼而且潔白的淚露。

園的西邊，有一座別緻的茅亭，柱子纏繞着長春藤，在朦朧的曉色裏，越顯得格外清幽。我沿着花徑走到亭裏去，一盞微羽的電燈無聊奈地掛在亭心，好像在灰黯裏照着夜魂的歸路。亭子的中間放着圓面的雲母石檯，週遭